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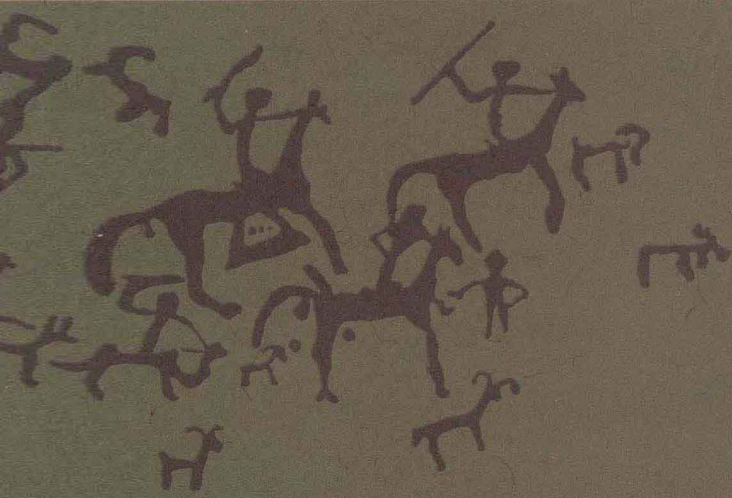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



草原精神文化研究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包斯钦 金海 主编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

C 草原精神文化研究

包斯钦 金海 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精神文化研究/包斯钦,金海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7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311-6625-2

I. 草… II. ①包…②金…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9878 号

丛书名:草原文化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吴团英 副主编:马永真

本册书名:草原精神文化研究

CAOYUAN JINGSHEN WENHUA YANJIU

主编:包斯钦 金海

编辑总监:黄妙轩

责任编辑:孟庆微

整体设计:杨亦武 朝木日力格

制作:内蒙古达尔恒教育出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贺西格 满都拉

编务联络:图门德力格尔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维力斯大厦 9—13 层(010010)

电话传真:出版部 0471-6607800 发行部 0471-6607790

总编室 0471-6607900 邮购部 0471-3370804

http://www.im-eph.com

E-mail:xxzx@im-eph.com.cn

印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 3 号

开本:787×960mm 1/16

字数:470 千

印张:31.5

印数:1—2300

版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

书号:ISBN 978-7-5311-6625-2

定价:126.00 元



内教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教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直接联系。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任委员：陈光林

副主任委员：莫建成 乌 兰 张国民 连 辑

编 委：张守孝 李 冰 盖文山 刘 高 徐凤君

刘 瑞 石玉平 贾学义 吴团英 牛 森

宝力格 马永真 安建洛 董恒宇 常军政

刘兆和 包双龙 暴雅艳 张志华 其其格

执行委员：吴团英

主 编：吴团英

副 主 编：马永真



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陈光林

进入 21 世纪,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文化的战略地位日益显著提升,其作为重要社会资源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通过文化的视角、手段和途径来审视、处理和协调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问题和各种复杂关系,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作用,以及文化的审美、娱乐、教育和对社会群体的凝聚作用,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普遍共识。

正是因为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他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当前,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是思想理论文化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命和长期任务。

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源远流长,绚丽多姿,辉煌灿烂。她是由中华民族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创造和发展,由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共同构筑的。显然,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视角,2002 年 10 月我在内蒙古社科院调研时曾经郑重地提出,请社科院的同志认真研究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战略地

位,并且希望把这一研究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现在,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们欣喜地看到,草原文化研究已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当然,这一研究,还仅仅是开始,需要不断深化,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升华。我相信,这一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将会不断得到历史的验证。

关于草原文化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把握并不断深化。

一、关于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特质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需要重点研究的中心内容。综合目前的研究,对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我们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

第一,要弄清什么是草原文化,即草原文化的界定问题。我们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过程,草原文化在早期经历细石器文化之后,前后演绎为以西辽河流域为代表的早期农耕文化和聚落文化,以朱开沟文化为肇始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古时期逐步兴起的游牧和农耕文化交错发展的现象,到近现代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又为草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使草原文化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地域与民族相统一、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复合型文化形态。

第二,草原文化的类型问题。从文化学上分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草原文化视为一种以崇尚自然为根本特质的生态型文化。这种文化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从观念领域到实践过程都同天地自然生态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做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甚至以敬畏和珍惜的心情对待自然,保护自然。这也是草原文化不同于伦理类型的中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三,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这是目前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有许多观点正在热烈讨论之中。这里,我们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如下四点:



历史传承的悠久性。草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从远古开始,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繁衍生息;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这里相继产生多种开文明先河的文化成果;特别是游牧文明形成后,将草原文化推向新的历史时期,使草原文化成为具有历史统一性和连续性并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文化。

区域分布的广阔性。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大致分布于包括从大兴安岭东麓到帕米尔高原以东,阿尔泰山以南至昆仑山南北的广大区域,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西藏等省区。在这一区域范围内,虽然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所创造的文化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具有复合特征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当然,草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现象,又当别论。

创造主体的多元性。草原文化是草原地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由于这些民族分别活跃在不同历史时期,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使草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突厥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等。这是草原文化创造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也是草原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文化创造主体虽然是多元的,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传承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表现在草原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

构建形态的复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复合型文化。草原文化不仅如上所述,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也是游牧文化与其他经济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从古至今相继产生过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

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草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相互激荡、碰撞、冲突和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二、关于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整个草原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研究草原文化,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去把握,如此才能对草原文化有本质意义上的认识。

经过近年来的深化研究,我们确立的基本认识之一是: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这一论断,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全国学术界、理论界、文化界等社会各方面的共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正逐步表明,作为草原文化发祥地的我国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等草原地带,不但分布有许多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印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表明,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社会发展程度处于领先地位,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苏秉琦语),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人还提出,黍、粟的起源很可能在中国的北方,即现在的内蒙古地区。换句话说,中华文化因为有了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生长的草原文化的灿烂源头,才使中华文化既有独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又充满生机与活力,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

确立的第二个基本认识是: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探讨的草原文化,是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即中国的草原文化,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在历史上还包括整个蒙古高原,它还应当包括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区域,可以说,这是中华各区域文化中分布最广的区域文化之一。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是由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其中,中国北部的游牧文化作为草原文化的



主导类型特色独具,与中部、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相结合,构成既珠联璧合又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

确立的第三个基本认识是: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这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发展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内在建构。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天人合一”及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可以认为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不断繁荣的历史。

三、关于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

进入 21 世纪,草原文化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这不是偶然的。如何认识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首先体现在它能够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基础和价值资源。在草原文化发祥地北方草原,从远古开始就有早期人类活动的印迹。进入新石器时期,这里相继产生了拥有“华夏第一村”、“中华第一龙”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许多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文明结晶。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草原文化又在建立政权、创制文字、建设都市、繁荣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成吉思汗、耶律楚材、明安图、曹雪芹等一批举世闻名、迄今仍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家,为丰富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民族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草原文化留下的丰富遗产和文明积淀,已成为中华现代文明建设的宝贵历史资源。例如,草原民族在北方苦寒之地锻造出来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品格和自强不息、豪迈刚健的民族精神,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中培育出的那种奔放性格和博大胸怀,以及在认识和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上形成的诸如崇尚英雄、践行自由、守信讲义、互助友爱的基本态度和准

则,至今依然是包括草原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源泉,都需要我们认真挖掘汲取,进一步发扬光大。

其次,草原文化已成为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领域体现得十分突出。例如,草原文化所蕴涵和揭示的生态文明意义。草原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的需要,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选择,珍爱草原和生灵,重视对草原、森林、山川、河流的生态保护,对生态保护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比如,为了防止草场的超载使用,将可利用的草原划分为四季营盘,以减少对草原原生态的破坏。传统的游牧、轮牧、休牧,实际上都是对草原自然生态恢复的科学理念和做法。历史上还形成过一系列保护生态的法典。特别是在当今人们崇尚生态文明、绿色文明,重视提高生活质量的时代背景下,那些以无污染、纯天然绿色产品闻名的“草原文化”品牌愈来愈受到欢迎。来自内蒙古草原的伊利、蒙牛、鄂尔多斯、鹿王、小肥羊、草原兴发、河套面粉等知名企业和产品,就是依托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草原文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先进文化,实质上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草原文化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今日草原文化创造主体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翻身解放,走上了富强文明、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歌唱党的领导,歌唱社会主义,始终是当代草原文化高昂的主旋律,也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团结进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着特殊的、浓厚的熏陶力和感染力。

第三,草原文化成为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又是区域发展长期不平衡的国家。我国的现代文明建设,既要发挥沿海发达地区“先行一步”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又要加快中西部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人口占多数的汉族和地域分布广的少数民族共同实现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结果。而在我国民族地区和广大少数民族之中普遍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从那里所处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文化、民族特点等实际出发,依



托和借助于地域的和民族的载体和形式,使我国现代文明建设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特征和方向,又具有地域和民族形式上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原文化以其特有的风格,为我国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重要形式。比如,这些年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正在开拓出一条既重视生态建设,又加快地区繁荣发展,既坚持开发建设,又促进民族和谐的发展道路和建设形式。草原文化为现代文明赋予的建设形式,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多样的形式之一。

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断融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以草原上千百年来盛行的传统节日那达慕来说,已经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它所展示和表达的已经不单是草原人们的娱乐竞技,而是增强了文化与生产、商贸、旅游等经济生活的联系,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内涵,实现了草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对接,更加凸显了民族、地域特有的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惠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现代文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

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还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如前所述,以天人和諧相处为根本特质的草原文化,不仅含有丰富的处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资源,而且具有这方面实践活动和实际经验以及这一实践活动结下的丰硕果实。当我们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辽阔的草地、森林资源千百年来基本得到保护,形成我国北方的一道绿色生态屏障,为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草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在要求有更深刻的历史感悟。草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认同和促进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伟大历史作用,这种作用迄今为止仍然是我们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大团结,构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根基之一。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繁荣和谐的景

象,为祖国建设和边疆安宁、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既是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开拓进取的结果,也是内蒙古作为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传承地,受到草原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草原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



目 录

第一章 草原精神文化的生成 / 1

- 第一节 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述略 / 3
- 第二节 早期畜牧经济与文化差异 / 9
- 第三节 草原游牧部族与游牧经济的形成 / 11
- 第四节 草原精神文化的萌芽及雏形 / 16
- 第五节 草原精神文化的形成 / 31
- 第六节 草原精神文化的早期特征 / 36

第二章 草原精神文化的发展 / 41

- 第一节 匈奴、突厥、回鹘时期的草原精神文化 / 41
- 第二节 辽、金、西夏时期的草原精神文化 / 60
- 第三节 蒙元时期的草原精神文化 / 71
- 第四节 清代的草原精神文化 / 87

第三章 草原精神文化的内涵(一) / 101

- 第一节 草原民族的宗教信仰 / 101
- 第二节 草原民族的哲学思想 / 159
- 第三节 草原民族的伦理道德 / 189



第四章 草原精神文化的内涵(二) / 212

第一节 草原民族的文学艺术 / 212

第二节 草原文学艺术的文化品格和审美特征 / 268

第五章 草原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 278

第一节 草原文化的结构特征 / 278

第二节 草原文化的功能 / 301

第六章 草原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 / 330

第一节 草原民族的思维方式 / 330

第二节 草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体系 / 355

第七章 草原精神文化的变迁 / 381

第一节 草原文化变迁的动因、规律及相关理论批判 / 384

第二节 匈奴以降草原文化的变迁踪迹 / 403

第三节 近代内蒙古中西部文化变迁寻踪 / 418

第八章 “全球化”语境下的草原精神文化 / 429

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草原精神文化的现实图景 / 431

第二节 现代潮与“后草原文学” / 441

第三节 草原精神文化的重构与现代化 / 464

参考书目 / 482

后记 / 487

总后记 / 490



第一章

草原精神文化的生成

民族学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为维系各个具体的社会集团（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经由该集团所有成员在其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有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社会规范总和^①。

本书的研究对象——草原精神文化是相对于草原物质文化而言的草原非物质文化。草原文化是一种特指的地域、民族族群文化，是特指生发于有史以来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包括生发、成长于这一地域的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广袤的北方大草原曾经是众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在与大自然的抗争和自身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形成了以文化维系起来的人群——民族。这些民族的文化尽管各有各的特性，但都是以草原为外部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联系与统一性，形成为统一的草原文化的。草原各民族有些是并存于一个历史时期，互为有别于自身的外部社会环境，而有些则是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前者被后者更替，后

^①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主编：《民族、文化与生境》，第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者取代前者,薪尽而火传,草枯又再生的状态。但不论属何种情形,各民族文化之间都有一种彼此吸纳、继承,逐渐完成民族文化自身的进化,然后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稳定发展的过程。比如,秦汉时期的匈奴文化就是当时众多民族部落文化和此前各“戎”、“狄”文化的集大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文化、隋唐时期的突厥文化、宋辽金时期的契丹、女真、党项族文化、元代以来的蒙古民族文化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系列草原民族文化的合称。对北方民族文化抑或是北方草原文化的界定,实际上也就界定了北方草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草原精神文化。如果说草原文化这个大系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等三个层次,那么,草原精神文化则首先指草原文化当中的“表达文化”,即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等。然而,问题还有其复杂性的一面,这就是文化结构的分解阐释,至今没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简单明了的办法。这是因为文化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构造,该体系之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界限,很多要素既有这样的属性,又有那样的属性,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同。其次,对文化体系进行分解,只是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分解并不意味着文化是由多个零部件组装的,任何一种分解的尝试都必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都是一种尴尬的无奈之举。比如,科学技术由于它同物质文化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不少文化理论著作将它归入第一个层面,称之为“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层面”。而不论科学技术研究作为人类精神实践的过程,其产品作为精神生产的产品,都在精神领域存在,且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当然无法将其与精神文化割裂开来。同样,伦理道德、典章制度、法律等等一般被认为是属于“制度文化”或“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然而其精神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书的草原精神文化概念是较广义的概念,相对于物质文化,包括草原物质文化要素之外的所有文化要素的概念。它包括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社会组织、法律典章、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等。

界定了草原文化和草原精神文化的概念,还有一个文化区域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草原文化区域,实际上与“北方民族文化区”相重合。“从考古学文化区系和后来‘狄’系诸族发展、演变、组合、重组的情况看,狭义的北方历史—文化



区所涵盖的地域是：东起辽河一曲之处的科尔沁沙地，向西南延伸，至黄河一曲的鄂尔多斯高原。后来由于畜牧—游牧经济的发展，北方历史文化区所涵盖的地域又扩及冀北、晋北、陕北、陇东和整个蒙古草原。在这一狭长地带中，曾经修筑了两道长城，即从陇东始至陕北后分成南北两道，北侧为战国秦汉长城，南侧为明代长城。两道长城线于张家口靠拢，呈横 X 状分布，之间部分统称为北方长城地带。这里纬度偏高，气候变化敏感，时农时牧，又称之为农牧交错带。这种特殊的文化地理环境，成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这里先后缔造了两个文明：一是农业方国文明；二是畜牧—游牧业文明。在促进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该地区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①这是田广金、郭素新先生在《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一书中，为北方文化划定的区划和对北方草原文化历史作用的概括，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我们运用民族学中的“经济文化类型”、“历史民族区”的概念来审视草原文化区域，这个区域应该包括整个蒙古高原。因为，从“经济文化类型”看，蒙古高原正是“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②，或者可称之为阿尔泰语系草原狩猎、游牧民族的世居故土；从“历史民族区”的角度看，蒙古高原正是一个由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长期交往及相互影响，在居民中形成类似文化生活（民族的）特点的人们居住的区域。在历史上，这个文化区系曾经整体属于中国，因此从功能文化区的角度来讲也应该予以整体关照。

第一节 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述略

从远古时代开始，草原氏族、部落、民族的历代先民缔造和传承了独具特色、内涵深刻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①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1～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②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第80～81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